

# 十字军

I517.45

703

1

0184542

1033-62)

阅览室

139-2

十

字

軍

[德] 史梯芬·海姆著

徐汝椿 陈良廷译

上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2

## 內 容 提 要

《十字軍》是德国現代著名作家史梯芬·海姆的重要作品。在这部篇幅龐大的小說里，作者描繪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美軍行徑，揭穿了打着“十字軍圣战”旗帜的美軍，在这次大战中如何以“解放”欧洲人民为名，行其扶植西德之实。

作者怀着强烈的憎恨，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滔天罪行，也揭露了美軍参战的真正目的，指出法西斯势力在美国的扩张，新的战争危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种下了根苗。

全书包含許多有血有泪、可歌可泣的章节。例如巴黎的“新生”，法国人民初尝胜利果实的欢乐与幻灭；恩斯道夫矿井的惨剧；宝拉集中营的“解放”；稍有头脑的軍官凭單純的正义感和反动势力的斗争……这些动人的小故事一經串联起来，就充分显露了美帝国主义在二次大战中的强盗嘴脸。

## 作者前記

这是部历史小說，虽然事实上，对我这一代的大多数人說来，本书描繪的事迹，回溯一下，并不是历史，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可能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书并不都是單純为当年而写的；因此描写这次大战的书早晚自会蒙上历史的色彩。

本书描写的某些事件都有事实根据。有过7月4日傳单的事，有过美軍协同解放巴黎的事，以及美軍在卢森堡設立电台的事。美軍对付过德軍的最后大反攻，包圍过魯尔战区。有过德軍穿上美国軍装混进过我方防綫，而且也有几个被枪毙了。有一个叫恩斯道夫的矿区，发生过恩斯道夫那女人的悲剧，跟我写的大致相仿。还有过一个叫卡瓦洛夫的人。这两个人物的事迹我都取自生活。我认为他們的事迹值得一写。

其他的人物和他們之間事情的关連，不管是眞事还是假事，都純粹出于我的臆造。有誰发现自己曾經在本书描写的相似环境下，做过相似的事，或者用相似的方法表示过意見，也許会感到高兴，也許会感到气愤，心里还以为自己給白紙黑字作出了定論。可是这根本不是他。这是我的打字机里跳出来的人物。

史悌芬·海姆

## 主要人物表

### 美国方面

|                    |                  |
|--------------------|------------------|
| <u>德維特</u> 上校      | 宣傳情报队負責人         |
| <u>克·韦洛拜</u> 少校    | 宣傳情报队队长          |
| <u>克瑞勒</u>         | 宣傳情报队參謀长         |
| <u>卢米士</u> 上尉      | 宣傳情报队队副          |
| <u>大卫·叶之</u> 中尉    | 宣傳情报队隊員          |
| <u>拉保德</u> 中尉      | 宣傳情报队隊員          |
| <u>克雷柏屈里</u>       | 宣傳情报队隊員          |
| <u>华特·平</u> 中士     | 宣傳情报队隊員          |
| <u>彼特·唐杜洛</u> 中士   | 宣傳情报队炊事长         |
| <u>普·邵柏</u>        | 宣傳情报队隊員          |
| <u>李·亚伯拉莫維奇</u> 下士 | 宣傳情报队隊員          |
| <u>士拉契揚</u> 二等兵    | 宣傳情报队隊員          |
| <u>麦瑰</u>          | 宣傳情报队司机          |
| <u>范达尼克</u>        | 宣傳情报队炊事員         |
| <u>劳德</u>          | 宣傳情报队車务长         |
| <u>法利虛</u> 將軍      | <u>斗牛士</u> 装甲师师长 |
| <u>卡魯特士</u> 上尉     | 装甲师情报科科长         |
| <u>吉姆士·特洛伊</u> 上尉  | C連連长             |

|                |               |
|----------------|---------------|
| <u>列士特</u> 中士  | 兵士            |
| <u>特劳伯</u>     | 兵士            |
| <u>瓦特林格</u>    | 兵士            |
| <u>傅勃賴特</u> 中尉 | 排长            |
| <u>西門</u>      | 兵士            |
| <u>席尔</u>      | 兵士            |
| <u>狄龙</u> 中尉   | 排长            |
| <u>西雷里</u>     | 兵士            |
| <u>克力門</u>     | 兵士            |
| <u>非力浦生</u>    | 陆軍医院医官        |
| <u>凱侖·华萊士</u>  | 記者            |
| <u>鉄克斯·麦尔士</u> | 記者            |
| <u>罗思</u>      | <u>叶之</u> 的妻子 |

## 法国方面

|                   |       |
|-------------------|-------|
| <u>德·尙奈</u> 將軍    | 装甲师师长 |
| <u>泰丽思·劳兰</u>     | 职业妇女  |
| <u>孟丁</u>         | 爱国人士  |
| <u>苏里尔</u>        | 黑市商人  |
| <u>亚夏·貝列斯金</u> 公爵 | 財閥    |

## 德国方面

|                    |                     |
|--------------------|---------------------|
| <u>艾利希·匹丁格</u> 中校  | 劊子手,党卫队軍官           |
| <u>譚恩</u> 少校       | 鋼鉄大王 <u>林特兰</u> 的女婿 |
| <u>克力姆-卜罗斯基</u> 元帅 | 兵团司令                |

石勒海默

莫辛格

赫勃尔

伊莉莎白·貝曲丽克

約汉斯·貝曲丽克

保尔

廖妮

卡奇

葛里古

林特兰夫人

芭米拉

賴姆令

史雷坎魯特

皮德柯夫

塞肯道夫教授

魯道夫·坎勒曼

范倫丁

瑪丽安·塞肯道夫

史萊姆

齐柏曼

傅莉达

工兵中尉

鵬队队员

鵬队队员

恩斯道夫矿工家属

矿工

約汉斯的儿子

恩斯道夫居民

矿工

恩斯道夫神甫

鋼鉄大王林特兰的未亡人

林特兰的女儿

林特兰厂副經理

宝拉集中营司令官

宝拉集中营副司令官

宝拉集中营囚徒

宝拉集中营囚徒

宝拉集中营医生

騙子

新城神甫

新城市长

新城居民

## 其他方面

安德列·卡瓦洛夫

巴甫洛夫

紅軍战士

紅軍战士

目次

上 冊

|      |     |
|------|-----|
| 作者前記 | III |
|------|-----|

卷 一

|              |   |
|--------------|---|
| 四十八門大炮連發四十八炮 | 3 |
|--------------|---|

卷 二

|         |     |
|---------|-----|
| 巴黎是夢里天堂 | 171 |
|---------|-----|

卷 三

|          |     |
|----------|-----|
| 著名主題的即興曲 | 357 |
|----------|-----|

下 冊

卷 四

|       |     |
|-------|-----|
| 活人的計聞 | 477 |
|-------|-----|

卷 五

|         |     |
|---------|-----|
| 無聲無息的勝利 | 649 |
|---------|-----|

卷 六

安份守己 . . . . . 817

关于斯梯芬·海姆和他的《十字軍》 . . . . . 1027

冊 上

III . . . . . 580

一 卷

8 . . . . . 581

二 卷

158 . . . . . 582

三 卷

158 . . . . . 583

冊 下

四 卷

170 . . . . . 584

五 卷

170 . . . . . 585

VI

上 冊

四十八門大經  
卷之四十八



## 卷 一

### 四十八門大炮 連發四十八炮

# 1

草坪，好一片綠油油、軟綿綿的草坪。你尽管躺在草里，如果直挺挺躺平，四下青草正好齐身。从英吉利海峡，从滩头陣地吹来煦煦和风，青草迎风搖摆。滩头陣地上依然一片劫后遺迹，到处都是战斗中遺弃的背包行囊、殘缺不全的德国枪炮、砸烂炸毀的大小車輛。平不时觉得风中还夹着几分濃濃的尸体腥臭。但不可能是尸体臭——死尸早給埋在俄馬哈和犹他①的沙墩里了。他亲眼瞅見一队队德国俘虏掘坟来的；如今坟里早已填滿死尸和黃沙，輕撫着身边青草的和风，方才就撫摸过沙墩上的十字架。

他掉过头。在草丛間望得見城堡，梵蕾尔堡，还有城堡上的圓塔、破烂不堪的屋頂、半明半暗的小窗。远处，有条小溪流入凝滯不动的护城河，宛如一道墨綠环帶，团团圍住城堡，小溪附近洗衣棚里傳來不緩不急的搗衣声，咄—咄—咄的响个沒完；佃戶的两个女儿全都长得壮实，臉蛋粗中带紅，簡直教人分不清哪个是瑪儂，哪个是宝琳，这会儿，她們正在搗洗衣服——宣傳情报队官兵的衬衫、褲子、衬褲、袜子和汗衫什么的。

这倒是洗衣服的好天气，平心下想。不消片刻，瑪儂和宝琳都要走出洗衣棚来晾衣服罗。晾衣绳正挂在溪边矮树丛間，

等她們挺直身，伸出手去攀住繩，裙子就會趁勢提上，裙擺和長統黑毛襪之間，就此露出紅彤彤的一截大腿了。

平叉着手，枕在腦後，轉眼望着天。天藍湛湛的。可不象他參加登陸戰前見過的英國天空那樣深邃；完全不同。這是歐洲大陸上的天空，他打小時候起就牢記在心的天空。在這陽光滿溢的晴空中，一絲雲彩也看不見。有架偵察機象小蟲樣慢慢爬過去，隱隱約約的嗡嗡機聲給高空吞噬了。要沒這架飛機，眼前倒是一片清靜。

那兩個姑娘走出洗衣棚，胖鼓鼓的胳膊上搭着洗好的濕衣服。平頓時爬起身，慢步迎上去。

“Bon jour, mes petites<sup>②</sup>，”他說。

“Bon jour, M'sieur Le Sergent<sup>③</sup>，”瑪儂說，接着這對姊妹吃吃笑了。

“我的衣服幾時洗好？這回，襯衫可得熨一熨——總忘不了吧？”

“您給我們 du chocolat<sup>④</sup> 嗎？”寶琳一邊問，一邊閉上眼睛，彷彿在品着舌頭上那溶化的巧克力。

“瞧着辦吧，瞧着辦吧。可你們已經够肥啦。”

“大概明兒傍晚就洗好，”瑪儂說。“太陽好，什麼都干得

---

① 二次大戰時，1944年6月，美軍在法國西北部諾曼第登陸，凡登陸之地，均冠以名稱；俄馬哈 Omaha 和猶他 Utah，即兩登陸地，前者原是美國內布拉斯加州東部城名，後者系美國西部州名。

② 法文：你們好，親親。

③ 法文：您好，中士先生。

④ 法文：巧克力。

快。可您何必着急呐。你们又不出发。”

“真聪明，”平说。“怎么知道的？”

她们又吃吃笑了。“Le Capitaine① 卢米士，他叫两个士兵把伯爵夫人那张大床搬到他房里。床上挂着帐子，一顶浅绿色帐子，上面积满尘土，两个士兵一边打喷嚏，一边还咒骂呢，可惜您没听到。还有 Monsieur Le Commandant② 韦洛拜，他下令把两只鹅宰了，明儿晚上吃，还打发 Sergent③ 唐杜洛上伊析尼④去买干酪哩。”

宝琳打岔了。“那唐杜洛！就是那家伙！他老拿你们香烟换卡伐杜司⑤，再转手卖给士兵。真是个精明鬼。他将来会发财。”

平哈哈笑了。“你们当我不会发财？”

宝琳和玛儂两人朝他端详一番，玛儂才说：“您？您太正经。老想心事。”

他没应声。那两个姑娘就动手晾衣服了。

护城河上架着的吊桥，原就没有流传千秋的打算。绞链和铁索全锈坏了；每逢一辆笨重的美国卡车驰过吊桥，开往梵霍尔堡的院子里，桥上那些旧木板就吱吱格格响了。

---

① 法文：上尉。

② 法文：队长先生。

③ 法文：中士。

④ 伊析尼 Isigny：法国诺曼第一村。

⑤ 卡伐杜司 Calvados：本是法国诺曼第一州，以盛产苹果白兰地酒闻名；该酒便称作卡伐杜司。

大卫·叶之中尉站在桥上，背靠着栏杆，不安的跺着脚，将木头浮面一层薄薄的木片踩碎。阳光从空中直射在他身上；他戴着鋼盔，一顆脑袋就象块生面团，給塞进炉灶，快发酵了。护城河里又反射出一股热气，夹着腐烂水草的臭味，蒸着他。

叶之的耳朵后头沁出一滴汗珠，順着脖子，痒痒的淌下来。他擦掉汗。只觉得渾身又粘又脏，好生不舒坦。此外，心里又拿不定主意，真苦透了。他禁不住想上山洞般阴凉的城堡里头去，也巴不得到抽水机前去冲冲手臉；但又不敢走开吊桥，生怕見不到平，耽誤任务的执行。这好比在国内，站在街头雇出租汽車，总沒雇成，开过身边的两三辆汽車都有乘客。可是，一离开路旁停車处，打算安步当車，或去赶搭电車，不但等候半天的出租汽車开来了，而且还会让人家捷足先登呢。

平躲在哪儿？

“亚伯拉莫維奇！”叶之吆喝了一声。

那小个子下士，正順着城堡正楼的阴影走着，頓時收住脚。在叶之眼里，他戴着鋼盔，模样活象烏龟，本来有条路綫，突然碰到了什么障碍，怎么也爬不过去，就此停住了。轉眼間亚伯拉莫維奇瞅見了叶之，赶紧抬起短腿，匆匆穿过院子，来到桥上。

“把褲子拉拉好！”叶之不耐煩的說。“总要弄得象个当兵的才好。”

这話刺痛了亚伯拉莫維奇，打从入伍以来，他就想方設法弄得象个当兵的，也自以为相当象样呢。他喜欢叶之，叶之也素来不計較人家是否象个当兵的，这回，叶之居然这样数落

他，真叫人分外痛心。

“公家发给我的褲子不合身，我有什么法子，”他分辯了一句。

叶之差点沒笑出来。“这不怪公家，怪你的肚子。”

亚伯拉莫維奇朝肚子看看。他一往下看，点点雀斑的眼帘就遮住淺藍色眼睛。褲子早已滑到肚子下面，衬衫在肚皮上綳开了来。他又抬眼一瞟，拿自己矮胖的身材，跟叶之茁壯的个子比了一下，叶之就是穿着汗涔涔的衬衫，貼在胸膛上，还照样显得一表人材。

“你懂我意思嗎？”叶之說。“卢米士上尉看到你这副模样，你屁股就要开花啦。去把平找来。叫他快来。不，”他瞅見亚伯拉莫維奇那副疑惑神色，找补一句說，“我不曉得他在哪儿。拿出点劲儿来，老弟！找到他！”

“是，长官。”

叶之目送亚伯拉莫維奇三脚两步走去，步枪枪托頻頻敲着小腿，一路消失在吊桥那头。亚伯拉莫維奇是好人，真不知有多好。英德文速記全懂得。但有时候免不了招人生气。

有什么不招人生气的？叶之忖道。那种勾心斗角的丑事全串通一气，打算搞垮他，仿佛愈来愈多了；都指責他不該抱着安宁感。最可气的，就是他做人偏偏依賴那套安宁感。

他始終想不大通，柯尔特大学的德語系副教授，大卫·叶之哲学博士，竟成了个当兵的。当兵的原因和目的，虽然一想就明白，但这并没抹杀他对战争的看法，他照旧认为战争是罪恶，是倒退，是卑鄙的阴谋，妄想解决根本不該发生的问题。話虽这么說，一旦身为其中一員战士，他就毫无抱怨的照章办